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长芭芒路

chang chang ba mang lu

郑桂兰 著



湖北省重点文艺创作研究项目

调、目、1110

长长芭芒路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长长芭芒路

郑桂兰 著

责任编辑:刘学明

封面设计:石锦华

插图:汪国新

责任校对:朱久山

摄影:胡庆洋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5837121) 印刷者: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3 印张:13.75

版次: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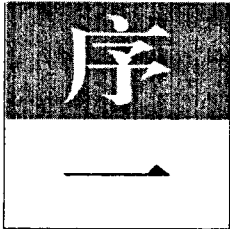
字数:320千字

印数:1-15000册

ISBN7-5354-1550-4/I·1220

定价:20.00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序

王重农

这是郑桂兰同志的长篇处女作。小说以鄂西土家山村为背景，写的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当地基层领导为了让土家山民的孩子度过饥饿岁月而创办托儿所的故事。作者对这一段生活有切身的体验，观察生活的眼光独特，作品中的人物写得真实生动，尤其那一群孩子，如山花一样烂漫，像铺天盖地的芭芒草一样充满了生命的活

力。当然，回顾那段历史，有许多痛苦的教训，但它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小平同志关于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善人民生活，任何办法都是死路一条的论断是何等英明正确，而今天的一切又是多么的珍贵。

郑桂兰是土家族人，在鄂西清江岸边、大山脚下长大，她同小说中的豁然托儿所的那些小主人公是同龄人，她熟悉土家族的生活、历史和文化。因而，她在作品中，充满感情地展现了鄂西山水的宁静和秀丽，展示了土家人那种纯朴自在、勤俭自强的秉性。作品的语言十分生活化，饱含着土家人的幽默和睿智。郑桂兰学过电影编导，她在小说中所运用的蒙太奇技巧，熟练而流畅。作品虽然写的是三十多年前的农村生活题材，但今天读来依然使人感到亲切。

郑桂兰是以这部作品步入文坛的。这是她几十年的生活积累、才华和勤奋的结晶。我为她的文学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并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宜昌日报》编辑部的同志们对这位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业余作者的倾心帮助和支持。湖北文学事业繁荣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专业人士对业余作者不间断的指导和培养，从而使我省的创作人才不断地成长，使我省的文学佳作不断地涌现。希望文学界的同志们继续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勤奋创作，相互支持，为湖北文学的持续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1997年金秋

序

二

刘不朽

人生之旅如路：
欢乐哀叹其短暂，艰
难悲恨其漫长；庸人
终日碌碌奔波、费尽
心机去觅求生理本能
之满足；志者奋发披
荆斩棘，勇往直前，一
路潇洒，一路风流，登
临绝顶而览无限风
光。

成功之路始于足
下。她，原本是土家
山寨一名平凡的女
娃，却顽强地跋涉着
长长芭芒路，淌过
800里清江，翻越10

万大山，走进繁华都市，走进成熟人生，走进多少攀登者望而却步的文坛。如果说，在连环画《长江三部曲》中崭露头角时她仅是一名光荣的配角的话，那么，这一次她终于以主人翁姿态登场了，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最初，当汪国新先生将其贤妻郑桂兰近两年日夜辛勤笔耕的信息告我，我感觉到的只有一个女人的志气；尔后，在一次宴席上她忽然将这部刚脱稿打印的厚厚长篇捧给我首次抚摸时（也许这是一种尊重的仪式吧），我禁不住惊喜地感觉到她心想事成的狠气；而当我最近在雪夜寒灯下读完 30 余万字的《长长芭芒路》时，我才真正地感觉到这部作品的份量，感觉到她释放出来的艺术才气！

这是一部不同凡响之作。其最大艺术特色就是不拘一格，无沿袭套路之嫌，无追逐浪潮之弊，无雕琢粉饰之痕，任情感自由倾泻，任故事自由奔流，任人物自由驰骋于生活场景。虽也有篇章结构，但主线纵横贯通，情节前呼后应，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其间或穿插民谣、山歌，或笑谈民间传说、故事，或描述土家婚丧习俗，为我们展示鄂西山寨芸芸众生喜怒哀乐情怀，绘画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土家风情画卷，将人们引导进一个独特的艺术境界。

从那弯弯曲曲清江流淌来的是一曲逝去岁月的悲歌。它讲述的是始于 1959 年春天因人祸与天灾而酿造的三年困难时期，发生在鄂西某土家族自治县青石寨生产大队“大饥饿故事和蓬蓬芭芒比赛似的疯长”和改革今天的故事。故事的中心场景在人民公社办的托儿所，但是，围绕着托儿所却展开了一系列可笑可悲的事件，描绘了众多山里老百姓栩栩如生的肖像，可以说是那个历史年代我们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缩影。作者让我们同她一道走进那段历史，决不是为了嘲讽，为了诅咒，而是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史为鉴，给现实和未来以启迪，更加坚定人们走改革

开放道路的信念与意志。

黄河九曲，长江百折，历史总是在曲折的航道上乘风破浪前进的。老子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鄂西大山里的芭芒不再疯狂地生长，昔日的芭芒路已辟成小康大道，正是因为我们深知历史之“病”和认真根治历史之“病”的结果。

《长长芭芒路》散发出无法抗拒的艺术魅力，令人们徜徉于她创造的那片艺术天地之间，重温和反思那一页历史，几分感慨，几分陶醉。

记得宋代诗人杨万里有首《咏兰》诗云：“幽谷空自秘，风肯秘幽香。”郑桂兰和她的长篇处女作恰似深山峡谷中之幽兰，在这百花争艳的社会主义春天里，终于教俏皮的风儿将幽香传送给人们。“珍重幽兰开一枝”！这是对幽兰的赞美，也是我真挚的祝福！

1997. 2. 元宵节

目 录

MULU

序 一 王重农 (1)

序 二 刘不朽 (3)

- 第 一 章 青石寨闹会 (1)
- 第 二 章 挨霉刘贫协 (28)
- 第 三 章 山村送行夜 (38)
- 第 四 章 背上芭芒路 (61)
- 第 五 章 豁岩托儿所 (75)
- 第 六 章 黑屋初杀威 (82)
- 第 七 章 童子下军操 (92)
- 第 八 章 板凳碗家当 (100)
- 第 九 章 小偷与大偷 (110)
- 第 十 章 隔壁左先生 (132)
- 第 十 一 章 落霞凤尾竹 (152)
- 第 十 二 章 喇叭花传闻 (166)
- 第 十 三 章 颠倒哥逞能 (186)

目 录

MULU

第十四章	雾笼阿弥山	(196)
第十五章	地狱夜行记	(230)
第十六章	大灰狼怪病	(239)
第十七章	新疆传信来	(258)
第十八章	连长无名火	(270)
第十九章	十五开天门	(282)
第二十章	红红蜡烛花	(298)
第二十一章	向北京投诉	(313)
第二十二章	白蚂蚁皇后	(322)
第二十三章	沉浮红棉袄	(343)
第二十四章	显灵的菩萨	(365)
第二十五章	饿死管粮人	(372)
第二十六章	清甜马桑泡	(384)
第二十七章	天堂大逃亡	(399)
第二十八章	春去春回来	(417)

第一章 青石寨闹会

一九五九年春上，大饥饿故事和蓬蓬芭芒比赛似的疯长。

高山上的日头，天天好像故意和人赌气，硬是转也转不动。那天，杏子黄的太阳已站在鹞子岩上打了多时的呵欠，还不准备收工的架式。大人娃儿都伸起颈项，在等待最喜欢的声音——公共食堂的开饭钟。但等啊、等啊，岗上的钟声没响，铁皮子喇叭却响了。喊社员到队上开会，还反反复复：蛮重要、蛮重要的，非得当家理事的去。

铁皮子喇叭声越过满山晃摇的芭芒巅子^①，滚过清江河边青石寨的石板桥、石板路、石板梯、石板屋、石板砌成的街筒子，

① 巅子：方言，枝头。

立即，静悄悄的寨子像被吵醒似地，向四面八方扩放出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唤。

“嗑口——”

“山莽子——”

“官家么姑——”

“田蛭蚂他爹——^①”

.....

会场子不讲大家都晓得，是在暴屋——那是乡民听精神、评工分、学唱歌、储种子的多功能屋，更是五谷杂粮的保管库。暴屋前的大稻场，收割季节打谷扬场、剥扭包谷；逢年过节，吊亮汽灯演乡戏、扯白布打电影片子，去年放“卫星”，电影厂还在那里拍过新闻哩！暴屋就是生产队大事小事、乐事苦事、无事找事的地方。

我和队里一帮娃子，正趁着山尖尖还有几片干净阳光，在挖野菜、打猪草。喇叭子和嘴巴子喊得人心打鼓。我连忙提起竹篮起跑。——家里哥姐去了炼钢工地，爹的耳朵饿背了气，妈又饿得肿瘫在床上，通风报信就全靠我了，步子，比别的娃子更着急些。

刚下到村寨口的石碑坊，我听见有人在喊街。

“哎——青石寨的耳朵张起点！今天选人去托儿所，砣子打成光把儿^②，我家来官娃子也是要去的。”她好像什么呛了气管，“呸、呸”做了几口清洁再嚷嚷：“哎——刘贫协把我男人搞不见了，娃儿也丢了，娘儿母子没得饭吃，就是要追到他要，他跑到蚊子屁眼儿，我也要追的！”

① 蛭蚂：青蛙。形容好动的孩子。

② 砣子打成光把儿：拳头打成光胳膊，以示决心。砣子，拳头。

穿一身灰的女大人，边嚷边往黄沉沉的古街深处走。她挥着没点燃的竹筒火把，要不是另一只手扯着一个半大娃子，肯定会提面大铜锣，边走边敲的。石板街不短，她又把方才的话重播一遍：

“哎——青石寨人的人耳朵张起点……”

土家人在街上大声点名道姓，除非是仇家子。听那气话，看那气相，她和刘贫协像结有很深很深的孽子^①。

灰女大人喊到七婶子的漫水桥边，转角楼上的木窗“呼”地拉开：

“你是七队人，怎么跑到一队喊冤啦！”

“哎——就是要在你们一队喊冤！”灰女大人头都不屑回，一串话甩上楼：“你们他妈的‘卫星’，放了三万八，牛皮都吹到外国去了，害得我们全大队人跟着饿饭！”

楼上的人顿时像被点了哑口穴。七婶子是有名的山辣椒。看来，灰女大人比她还辣！

青石寨打坐在鄂西茫茫群山里。

原先，这条石板街包裹在黑油油的森林和绿葱葱的竹林中。到晚上，街边店铺挂起的红灯笼，两条长龙灯似的，在岸上盘旋，在水里穿行……

寨旁柳林荡出的小溪，寨后竹园淌过的清江，更像两个贪玩的大娃儿，与吊脚楼悄悄告别后，吹着口哨，哼着山歌，喊着穿山过峡号子，伴着橹夫子的吆喝，渔划子的白帆，出远门，逛大码头去了……

寨上人总挂些悠然神色，走土改后的翻身路，也照样按祖宗留下来的谱子，敬五谷神，迎财喜菩萨。把天地当依靠，四季当

^① 孽子：旧仇。

真理，求天下雨，看地长苗，迎亲送客，忙进忙出。队上干部呢，也是自己举砵子选的亲热人，有硬东西往寨外报，有奖状、奖旗往寨里拿，好梦一般的和平景象呢！

渐渐，山外不同的活法和说法，如同暴雨后的清江河，一浪高一浪涌来。

看惯了“依山筑楼，结帮狩猎”、“闲来筒板敲明月，醉后渔歌闹夕阳”的土里巴人，一阵晕头转向，便跟着跃进去了。还在岩卡子的水田里发射了一颗胖“卫星”——亩产稻谷三万八千斤。

一阵大办小高炉，把林子也给陪着办了。

膀宽腰粗的树林子，在大办钢铁的红炉中百炼成炭，层层密林中裸露的青石寨，被人剥光衣裳一般不自在。那些失去林子靠山的木匠、漆匠、茅匠、篾匠、榨匠、雕匠、猎匠、背匠十八般武艺的手艺人，头上的鸡公冠子搭拉下来，一个个在姑娘、堂客的面前，再也讲不起狠。

——天灾、人祸、大饥饿，结伙扑来，蓬蓬芭芒也脚跟脚，腿跟腿地翻山来了……

芭芒性格也是怪怪的。

越是荒年荒山荒坝，芭芒越发猛长，占山为王，直把巴山楚岭都圈进了它的版图。寨子里不少老人走进村头坟墓，不少小孩变成化生子^①，芭芒便当着放“卫星”人的面，要疯了过去似的快活着。

春风吹拂，一岭岭、一湾湾、一坡坡的芭芒越发癫狂得意，伸出长剑般的手臂，披头散发地仰天大唱“芭芒赞歌”。

^① 化生子：方言，土家族认为夭折的孩子是鬼魂投胎的替身来骗人讨债。

“狗杂种，这年头的芭芒哪这么恶燥^①，山脚铺山巅咧！”去开会的路上，猎匠大爹一眼看去，全是芭芒，心里烦。

“确是咧，老林子底下蛰伏这多年，早憋哒一股恶气。林子见了鬼，它还不像王跛子站田坎上——抻抖一回？”人称“半边街”的一只眼接话。

寨里硬劳动力都去了大跃进工地，路上走的一千人，尽是一些留守田地，伺候庄稼的老弱病残“五子兵”。

山里开会，要坡坡岭岭爬好远哩。

一脸菜色的乡邻，揣起人的各色希望，挟些没点燃的枯篾把子、桐麻把子、杉皮把子、蒿子、捻子和油亮子，顺着夹杂羊脚、牛蹄坑坑的茅草石板路，一边爬，一路聊，倒不觉累。

山路像一条条捆着大山的绳子，路旁的吊脚楼、石砌屋，仿佛绳上系着的一个个疙瘩子。社员三三两两从垭角角掺和进来，人一多，话题也多。平时东家长、西家短，骂娃子，打呵欠，完全随心所欲的扯散板^②，那天的话题，一下集中在蛮重要、蛮重要的会上。

“哎，听说刘贫协亲自来当主会官咧！”走前头的一提话头，走中间的忙接应：

“刘贫协打我屋前过，说大队干部都分派到各队去啰！”

“什么划得来的好事，犯得着七队人隔河渡水来喊街？”

刚才灰女大人在街筒子喊话，也不止一两个人听到过，前后嘴上几滚几分析，话里还真含点东西哩。连跛脚们的爬山步子都带劲些了，还催前面的快点走，想把好事趁新鲜弄个干净明白。

“办托儿所，又是什么新运动呢？他二舅公，您估摸这次会不

① 恶燥：方言，此指草木长势旺盛。

② 扯散板：方言，闲聊。

会出事？”

眼眨眉毛动，能把事情猜出八九分的土家精明人，也没准头了：“推广什么野生植物吧，《人民日报》最近社过论，‘赶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

“只怕是办戏班子，宣传大跃进学响匠、踩高跷、扭花鼓子的那种。”

“去你的，只晓得玩。吹拉弹唱土家人谁不会几招儿，非要刘贫协来，非要当家理事的去？”

“古里古怪，盘古到扁古没听说过。”

“运动来得让人猜不透、摸不着，才是好戏文，好戏法！”

“活见鬼，尽饿肚皮的怪板眼儿！”猎匠大爹揉揉螃蟹似的小眼睛，一摆短胡子下巴抱怨。

“哟，以为像你先前赶仗，‘山中野物，见者有份’，帮忙吼几声的，均分一坨野物肉了事？而今奔主义啦！”快五十岁，长八九岁高的矮哥子，摆摆特大脑壳说。

“啥主义主义，世上主义多得很。山里只认一个主义——肚子主义！”猎匠大爹抬杠。

“莫乱说，莫乱说，小心上面给办啦。”同路的跛叔子用悄悄话提醒。

“要办就办。搞肚子主义什么不好？大人不受穷，娃儿不挨饿。”猎匠大爹几銃放完，又提伤心事：“想不得我的鹿娃儿，棕树米耙胀得又哭又喊，屙也屙不出，我心都碎成末末了！”横了一眼乱岗坟地，火气上来：“催命鬼杂种，几时碰到，拿火銃銃你一个对穿过……”

他使起粗喉咙，硬把对托儿所的翠绿话，吼成了片片枯叶，还冷飕飕地摆动着。

一路人叹气抹泪，为他的鹿娃子，也为自己的过世亲友……

我这时晃着羊角辫儿，穿着淡淡蓝、碎碎花的长衫，跟在人后，没出声息。这种场合，当娃儿的可听、可看、可叹、可陪哭陪笑做动作，不可插嘴。“大人说话娃儿们听。”山寨里，老规矩比宪法还厉害咧。

想，总是允许的。

望着芭芭铺盖样盖严的野山坟，想起大嫂与我同岁的儿子——财喜儿。我们天天同吃野菜，同肩黑水，那天同时晕倒在茅缸板上……

财喜儿栽下就没动弹。我拼力爬到后院，被山洞挖硝回来的大人发现，用米汤灌得睁了眼。等忙乎完我，再发现茅房的财喜儿，哥嫂声音喊嘶，也喊不应了……

财喜儿让人用竹筐提去野山坡，从此再没回过家。月黑头夜，坡上鬼火奔，我就为胆小怕鬼的财喜儿受骇。

大嫂常闻着财喜儿留在小衣小鞋、绣花枕上的头发香味儿、汗水酸味儿，那一缕缕、一丝丝，仿佛变成一根根麻绳绳，牵住了嫂子心肝。一串串热泪，也被牵扯出来，好惨地！没人时，嫂子用哭红的眼睛，疯一样地盯我问：“你怎么没死？你怎么不死？”

我被问得抵挡不住，只有说：“快了。”又求嫂嫂答应，“别丢我在有鬼的野坝坡。”

好在有我的瘫子妈供给汤汤水水，这事就拖延下了。

庙上人说：死娃儿是前身没有活够，来晃一圈，再脱胎阳世也好活个抻头。

老辈说：是讨帐的化生子。帐讨完，便打转身。

是哪辈子那么多人欠帐不还，要麻烦烦变小孩来讨？乡邻无心追考。

“菩萨、菩萨，托儿所——好像说是有饭吃的窝子，选人去吃米饭啰！”腋下夹个双棍，一走腿子向外甩半个圈圈儿的拐叔子，